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遊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揮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

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自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

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五代史和凝字成績

汝陽須昌人也九代祖逢堯唐高宗時為監察御史自逢堯之下仕皆不顯曾祖敞祖濡皆以凝貴累贈太師

父矩贈尚書令矩性嗜酒不拘禮節雖素不知書見士未嘗有慢色必罄家財以延接凝幼而聰敏姿狀秀

神彩射人少好學書一覽者咸達其大義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

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瞻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瓌知其名辟真幕下凝善射時瓌與唐莊宗相拒於河

上戰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泣而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

也但恨未有死所旋有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瓌獲免既而謂諸子曰昨非和公

無以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隆位爾宜謹事之遂以女妻之由是聲望益隆天成中

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誼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今後試舉人日請令皇城司公幹人於省門外聽察叫呼稱屈及知貢院有伴門者引赴皇城司勘問如是實虛妄請嚴加科斷兼今年放榜後及第人畢便綴行五鳳樓前列行舞蹈謝恩訖赴國學謝先師然後與知貢舉相識期集祇候勅命兼過堂及過樞密院又舊例侵晨張榜後知貢院官及考試官已下便出請今年張榜後知貢舉官并考試官至晚未奉勅宜令勅下後於朝堂謝恩卽赴國學共試舉人日宜令御史臺差人聽其放榜日知貢舉官送出自此永爲定制及第舉人過樞密院宜不施行又長興四年二月十六日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由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硯將所納帖由分明却令自閱或是試

官錯書通不當予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卽便于帖由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放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通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昭証如考試官去畱不當許將狀陳訴再加考校如合黜落妄有披述當行嚴斷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官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卽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之官及考試之官已下敢有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畱一事有違請行朝典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一遙口受人迴換試處及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請殿將來兩舉一藝業未精帖書格落下恥見同人妄扇屈聲擬爲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毆罵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賜勘鞠如知貢舉及考試官事涉私徇屈塞藝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連生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五代各殿三舉奉勅宜依

歷鄆鄧洋三府從事唐天成中入拜殿中侍御史歷禮
部刑部二員外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尋詔入翰林充
學士轉主客郎中充職兼權知貢舉貢院舊例放榜之
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逞者疑令撤棘啟
門是日寂無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時議以爲得人晉
明宗益加器重遷中書舍人工部侍郎皆充學士
初拜端明殿學士通鑑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
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
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使
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
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
啟戎心帝深然之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數召之

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

玉壺清詒李瀚及第於和凝相勝下後與座主同仕學士會疑作相瀚爲承旨

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
畱一詩於榻携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

立鰲頭玉堂舊閤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歸田錄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疑同在中書一
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
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
詆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問堂大笑
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清異錄和魯公據慨
厚德每滑稽則哄堂大笑時博士楊永符能草聖有省
郎聞魯公笑聲戲謂楊曰丞相口歡笑永符曰予忝事
筆墨方揮掃之際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
亦謂太博手怒耶

見疑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
卿將何以待之疑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宣勅十
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時鄭
王為開封尹畱不從幸乃授以宣勅高祖至鄴從進果
反鄭王即以宣勅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

兵以爲神遂敗走

五代史晉有天下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轉戶部侍郎會廢端明之職

復入翰林充承旨晉祖每召問以時事言皆稱旨五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六年秋晉高祖將幸鄴都時襄州安從進反狀已彰疑乃奏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有悖逆何以待之晉高祖曰卿意如何疑曰以臣料之先人有奪人之心臨事卽不及也欲預出宣勅十數道密付開封尹鄭王令有緩急卽旋填將校姓名令領兵擊之晉高祖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鄭王如所勅遣騎將李建崇監軍焦繼勳等領兵討焉相遇於湖陽從進出於不意甚訝其神速以至出帝卽位加右僕射五代會要和於敗由疑之力也疑傳晉開運二年八月御史臺奏宰相和凝新除右僕射入朝就列儀注責得臺史喬得威狀稱新除僕射正衙朝謝後次日中丞率三院御史到僕射廳公叅相次文武百官公參趨朝時不序班入在中丞之前兼舊例除拜御史大夫趨朝退出在兩省之前僕射出在大夫之前近年已來入朝祇在中丞之前朝退僕射出却在兩省之後銀

臺司遂檢唐朝舊儀伏見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所定
僕射趨朝出入儀注甚重今後欲請常朝序班候御史
中丞羣官先入以次東宮保傳入次兩省入次僕射入
及朝退僕射先出以次兩省官出東宮保傳出次御史
中丞百官
出從之
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

太傅

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
院議曰合立太廟室數若守文繼體則魏晉有七

廟之文若創業開基則隋唐有四廟之議聖朝請通依
近禮追諡四廟伏恐所議未同請下百官集議太子太
傅和凝等議曰恭以肇啟洪圖惟新黃屋左宗廟右社
稷率由舊章崇祖禰辨尊卑載於前史雖質文互變義
取各殊或觀損益之規或繫興隆之治陛下體元立極
本義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尊奉先思孝之道據禮官
議立四親廟允
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

叶前文從之

中凝好飾車服

清異錄和魯公有白方硯面明無纖翳
得之於峨眉此耶公自題硯室曰雪方

池

又和魯公嘗以春社遺節餽用奩惟一新樣大方

梳覆以剪鏤蠟春羅梳內品物不知其幾種也物十

飯二焉禁庭社日爲之名辣驕羊 又和疑在朝 爲文
率同列選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於世識者多
非之 五代史少帝嗣位加右僕射開運初罷相守本官
未幾轉左僕射漢興授太子太保國初遷太子太
傅顯德二年秋以背疽卒於其第年五十八輟視朝兩
日詔贈侍中疑性好修整自釋褐至登臺輔車服僕從
必加華楚進退容止偉如也又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
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平生
爲文章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板模
印數百帙分惠於人焉長子峻卒於省郎次子峴仕皇
朝爲司勳員外郎 北夢瑣言晉相和疑少年時好爲
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
國厚重有德終無艷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
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謔名錄曲子相公晉和疑也 夢溪筆談和魯公有
艷詞一編名香奩集疑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
韓偓香奩集乃疑所爲也疑生平著述分爲演綸遊藝
孝悌疑獄香奩藏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子有香奩

錄金二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遊藝集序述之此疑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公舊物未有印記甚完

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

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疑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卽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渾水燕談錄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延珪下第十二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容齋四筆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爲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

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謂之傳衣鉢蓋疑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云云它日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爲榮疑壽至五十八質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爲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梁溪漫志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墮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爲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嘗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高祖母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卽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

封尹

五代史趙瑩字元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

祖孺秘書正字父居晦爲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以高祖爲陝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判官高祖建號授瑩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大原府事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爲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糲隨幕人或短之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爲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檢校太尉本官出爲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

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爲開封尹北夢瑱言石晉
朝趙令公家庭有穠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
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
趙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
盛不在身當及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是時出帝童昏
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
馮玉李彥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
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
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尙
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
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
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屍還中
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

太傅葬于華陰五代史開運末馬王李彥霸用事以柔

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宏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馬王

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為都督部署瑩私謂

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未恆心恆快快安可更

與兵權若有事邊陲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

城契丹主遷少帝於北塞瑩與馮王李彥韜俱從契丹

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

敏報命於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

田敏曰老身漂零寄於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

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

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

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

第賜周太祖太祖時為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

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已

所置者可歸本直即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

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於幽州時

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於契丹主願歸骨於南

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憫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

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

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於華陰故里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焉贊爲河東節

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

判官晉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

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

五代史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雋秀爲鄉曲所稱弱冠擢進

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爲從事及卽位命爲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除目多託鵬爲之玉嘗以姑息字問於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王乃然之當時以爲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爲樞密使擢爲本院學士每有庶寮秉鞞謁玉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玉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契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事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

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亦尋以病卒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

頃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

樞密使

五代史補馮玉嘗爲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

謂死囚逢獄玉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

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

授以俟玉決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

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

五代史馮玉少帝嗣位納馮后於中宮后卽王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爲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玉爲相四方賄賂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

積貲鉅萬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彥澤猶諂笑自言願得

持晉玉璽獻契丹以冀恩獎彥澤不納

五代史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

奏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誚彥澤且請令引送玉璽於契丹主將利其復用

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

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五代史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爲太

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於蕃中

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慧善

屬文事唐爲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

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

五代史盧質字子微河南人也曾祖偃唐太原府祁縣尉累贈右僕射祖衍唐刑部侍郎太子賓客累贈太保父望唐尚書司勳郎中累贈太子少傅質幼聰慧善屬文年十六陝帥王重盈奏授芮城令能以色養又爲同州澄城令從私便也秩滿改秘書郎丁母憂歸河南故里天祐三年北遊太原時李襲吉在武皇幕府以女妻之武皇憐其才承制授檢校兵部郎中充河東節度掌書記賜緋魚袋武皇厭代其弟克寧握兵柄有嗣襲之望質與張承業等密謀同立莊宗爲嗣有翊贊之功及莊宗四征質皆從行十六年轉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尚書

莊宗將卽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卽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疎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畱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

卿事歷鎮河陽橫海

五代史十九年莊宗將卽帝位命爲大禮使累加至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右僕射二十年授行臺禮部尙書莊宗旣登極欲相之質性疎逸不喜居高位固辭獲免尋以本官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事未赴任改戶部尙書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權判租庸事踰月駕幸洛旋有詔權知汴州軍府事時孔謙握利權志在聚斂累移文於配民放絲質堅論之事雖不行時論賞之俄又改金紫光祿大夫兵部尙書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仄質所出韻乃五平三仄由是大爲識者所誚天成元年制授特進檢校司空同州節度使時宰相馮道以詩餞別其警句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儒者榮之明年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就加檢校司徒三年入拜兵部尙書判太常卿事四年進封開國公長興二年授檢校太保河陽節度使未幾移鎮滄州

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

陰王旣而酖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

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瓏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

質乃建議立廟追諡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

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冊立廟于

曹州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十一月太常定舊少帝

按禮經臣不誅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

率百寮奉諡冊告天于園丘迴讀于靈前並在七日之

內諡冊入陵若追尊定諡命太尉讀諡冊于太廟藏冊

于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頻負沉寃歲月深遠園陵已修

不祔於廟則景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寃追尊

定諡重新帝號須撰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

且漢之殤中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

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

廟于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諡于廟便奉太牢祀之

其四時委守令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

左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請依禮院所奏

勅宜令本州城內選地起廟

而議者以謂輝

王不幸為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為梁所弑遂以
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
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五

會要天成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
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生名為帝享乃承祧既
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
遠廟安少帝神主于太廟既昭穆序而宗祧正今或安
居別廟即請不言景宗但云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
內有基字是元宗廟諱雖尋常勅詔皆不迴避少帝是
繼世之孫不欲斥列聖之諱今改基為宗字從之後通
陳孔卑云尊卑有敘喪祭哀敬各有故終欲令言著而
可也恩遠屬新故不祀禮云卒哭之後宰執未詳狗于官口
世今主也宣冊上去元宗十四可議

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

僕射權知河南府事五代史人為右僕射及秦王得罪
奉詔權知河南府事應順初遷檢
校太傅正拜河南尹後改太子少師五代會要長興
四年十一月新授尚書右僕射盧質奏臣忝除官合赴

省上若准舊例左右僕射上事儀注所費極多欲從權務簡祇取尙書丞郎上事例止集南省屬僚及兩省官送上亦不敢輒援往例有廢官中自量力排比兼不敢自臣墮廢舊規他時任行舊制從之廢帝反

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孜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孜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並起囚繫滿獄六七日聞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五代

史清泰未復爲右僕射高祖登極質以微恙分司洛宅
少帝嗣位拜太子太保天福七年秋卒于洛陽年七十
六累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忠子十一人唯第六子瓊仕
至省郎餘厯州縣焉五代會要文忠太子太保盧質
諡漢乾祐元年九月其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盧瓊上章議諡故下太常議諡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充爲橫海軍節度判官
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
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充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
光所敗充見殺守光怒充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
就刑充故客趙玉給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
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
百里變姓名乞食於道以免

五代史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祖壽瀛州景城

主簿父充滄州節度判官累至檢校右庶子劉守光攻陷滄州琦父充被擒族之琦時年十五爲吏追攝將就戮焉有趙王者幽薊之義士也久遊於充之門下見琦臨危乃紿謂監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監者信之卽引之俱去行一舍琦困於徒步以足病告玉琦負之而行踰數百里因變姓名乞食于路乃免其禍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遊學汾晉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橫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於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

五代史年弱冠以家門遇禍邈無所依乃勵志勤學多遊於汾晉唐

天祐中莊宗方開霸府翹佇賢士墨制授琦代州軍事判官扶滿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重琦器量禮遇尤厚天成初拜琦殿中侍御史遷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冤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既驗其姦乃上言請治尹訓沮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歲餘遷禮部郎中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直

史館修撰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貳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禿餒煎刺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

所敗禿餒見殺煎刺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
求煎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
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
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疆
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
使張延朗延朗欬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
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
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
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
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

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卽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耶朕一女尙幼欲弃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耶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琦仕晉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

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王子文度幼孤琦教

以學如已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有子餘慶端五代史高祖建

義於太原唐末帝幸懷州趙德鈞駐軍於團柏谷末帝以琦嘗在德鈞幕下因令資都統使官告以賜之且犒其軍焉及觀軍於北陞館于忻州會晉祖降下晉安寨遣使告於近郡琦適遇其使卽斬之以聞尋率郡兵干人間道而歸高祖入洛亦弗之責止改授秘書監而已天福中預修唐書權掌選部皆有能名焉累遷禮部刑部戶部兵部侍郎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開國子琦美丰儀有器概雖以剛直聞於時而內實仁恕初高祖謀求輔相時宰臣李崧力薦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于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

闕直宏文館五代史薛融汾州平遙人性純和以儒學爲業初從雲州帥李存璋爲幕職唐莊宗

平河南歷鄆徐二鎮從事明宗初授華州節度判官長興四年入爲右補闕直宏文館晉高祖鎮

太原融爲觀察判官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

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

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

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五代史歲餘改河東觀察判官會高祖鎮太原遂居

於幕府清泰末高祖將舉義延賓席而歷問之次及融對曰融本儒生祇會讀三五卷書至於軍旅之事進退

存亡之機未之學也座中聳然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

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

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內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

其言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尙書右丞分司西京卒

年六十

五代史及登極遷尚書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天福二年自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自

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為諫議時詔修西京大內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復罷之優詔嘉許俄轉御史中丞秩滿改尚書右丞分司西

都天福六年以疾卒年六十餘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倉部郎中

冊府元龜晉何澤仕後唐為洛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

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民不堪命今
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
賦臣請賜死于此以悟陛下莊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
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

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

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冊府元龜明宗天成三年

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
因伏閤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澤

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嘗於內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

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之際民

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

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

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五代

會要後唐天成二年閏八月廢戶部鐫紙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於鳳求

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卽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尙希仕進卽遣婢宜子詣甌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晉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蕤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

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戶部尙書晉高祖時爲兵

部尙書

五代史王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諡曰

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堯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爲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爲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俄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爲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爲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尙書左丞禮部尙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尙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尙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

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

任踰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五代史天

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爲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於

契丹平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遙卽驚閣之臺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卽鳳翔之冊使纔回旣黷憲章須從殿黜云其實權不欲臣事契丹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晉寧樂壽縣令

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從韜鎮成德辟爲從事

五代

史史圭常山人也其先與王武俊來於塞外因家石邑高祖曾厯鎮陽牙校父鈞假安平九門令圭好學工詩長于吏道唐光化中厯阜城饒陽尉改房子寧晉元氏樂壽博陵五邑令爲寧晉日植給驛廩以貸饑民民甚感之及爲樂壽令里人爲之立碑同光中任圜爲真定尹擢爲本府司錄不應命郭崇韜領其地辟爲從事及明宗代崇韜以舊職縻之明宗時爲尙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

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主以備顧問始白許主升

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主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

銓事重誨敗死主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

事出入閭里乘輜駟車

五代史明宗卽位入爲文昌正郎安重誨薦爲河南少尹判府

事尋命爲樞密院直學士時主以受知於重誨重誨奏令主與同列闕至俱昇殿侍立以備顧問明宗可之尋自左諫議大夫拜尚書右丞有入相之望主敏於吏事重誨本不知書爲事剛愎每於明宗前可否重務主恬然終日不能剖正其事長興中重誨旣誅主出爲貝州刺史未幾罷免退歸常山由是閉門杜絕人事雖親戚故人造者不見其面每遊別墅則乘婦人氍毹車以自蔽匿人莫知其心

乘晉高祖立召拜刑

部侍郎鹽鐵副使遷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

罷卒于常山

五代史高祖登極徵爲刑部侍郎判鹽鐵副使皆宰臣馮道之奏請也始主在明宗

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衡銓司所注
官主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之色至是主首爲道所
舉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旋改吏部侍郎分知銓事而
圭素厲廉守節大著公平之譽圭前爲河南少尹日有
嵩山術士遺圭石藥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
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深寶惜焉清
泰末圭在常山遇秘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爲賊所刦後
不復得天福中疾生胸臆之間常如火灼圭知不濟求
歸鄉里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
蒸卒於路歸葬石邑時年六十八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
敏避之滄州遂客于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
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
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
五代史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少學爲儒仕鄉里爲
假掾劉守光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

從之鄉人周知裕仕梁爲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
調敏丐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爲
霸府記室乃客於河中歲歸太原館於馮道之家莊宗卽
家監軍使張承業卽署敏爲巡官典監軍奏記
位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
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
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卽位在禮鎮滄州
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馮贇留守北京辟
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
五代史莊宗平河洛徵爲
司門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爲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
退居鄴下會趙在禮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
爲亂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禮鎮浮陽敏復居喪制
服闋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盛式
年七十咸式之父年九十餘俱養二尊朝夕無懈咸式
以敏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爲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

者舊晏盡歡馮贊爲北京留守奏敏爲副贊入掌樞機敏爲吏部侍郎

是時晉高祖起太

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遙汾山冒虜中而趨官砦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之廢

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五代史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

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于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然然趙德鈞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詰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若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千匹請於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郎萬至二人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雖鐵障亦可衝踏況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愿晉爲晚矣人亦以爲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下拜敏

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于首卒贈右僕射五代史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先父憂服闋復本官俄移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吳越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於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於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於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蕤掌書記崧謂掌事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蕤所當柔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

五代史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

卿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其父嘗謂宗人李鏐曰大醜生處

形奇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
卽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兼領嶺
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李蕤掌書崧見其起草
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
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
呂曰公試代爲之呂得崧所作示盧質馮道皆稱之繇
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
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

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
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
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
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
見咫尺之詔而殺大臣動搖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
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
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五代史王師伐

蜀繼安爲都統以崧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爲官誣構繼安遂殺崇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安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至於不容崇韜至洛誅之夫晚今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殺重臣非謀也繼安曰吾亦悔之崧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翼日告諸軍軍情稍定師還繼

安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

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
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
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始終成已事也五代史及
宗革命任圖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爲鹽鐵推官賜緋丁
內艱歸鄉里服闋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爲樞
密使拜拾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
故長興末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
原時晉祖爲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
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握兵柄難以議之一
日明宗怒其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其
議其事方欲以康義誠爲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
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爲帥以某所見非石太
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崧乃從其議翌日晉祖
旣受太原之命使心腹達意於崧云壘浮圖須與合却
尖蓋感其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晉
之深也

高祖召爲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內艱起復高祖崩出帝卽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晉兵敗契丹于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晉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晉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恥之怒不肯謝晉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素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晉遂以亡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

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

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畱之鎮州其後麻答棄鎮州

崧與馮道等得還

五代史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於伊闕民家旬日晉高祖

召爲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

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

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爲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爲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王

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鄆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師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之以崧爲太

子太師充樞密使契丹主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畱於鎮州高祖素

不悅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

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

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
嶼義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
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宏肇多
濫刑法嶼僕葛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沒其貲嶼笞責之
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
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
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
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託逢吉逢
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
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

五代史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爲逢吉所有其年秋鎮州逐麻答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朝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不悅崧二弟嶼義酣酒無識與楊邠蘇逢吉子弟杯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有部曲葛延遇者逋李嶼船傭撻之督其所負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葛延遇夜寄宿於澄家以嶼見督情告遂一夕通謀告變逢吉覽狀示史宏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語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爲託逢吉遣吏送於侍衛獄旣行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人及爲吏所鞠乃崧素與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於市人士冤之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五代史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秋台

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葛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厚德錄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李
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
之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
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爲之爾世宗遂
優贈其官樂善錄陶穀性險惡好陷害人初自單州
判官爲晉相李崧收用遂得入閤及崧歸漢蘇逢吉有
意害之穀乃迎意構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於
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
門洞開無一物矣張舜民聞而歎曰陶穀平生恃險自
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觸穽亦無矣東軒筆錄陶穀
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
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
之而忌

李鏐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閒爲給事中

五代

史李鏐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爲給
事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聳爲夏州刺史湯封還制
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
雖非朝典望卿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爲例湯乃奉詔

其諒直
如此
麟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閒自稱清海軍掌

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綠衣更爲緋

衣謁常山李宏規宏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畱爲從事其

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麟聘唐莊宗于太原麟爲人利

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

以麟爲支使莊宗卽位拜麟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五代

史麟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掌書記

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麟卽脫綠被緋入常山謁要人

李宏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趙王鎔辟爲從事

鎔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麟聘於唐莊宗麟密疏

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嘉之及常山平以麟爲

霸府支使嘗從容請於莊宗曰麟有四子請誅之莊宗

問其故對曰此輩生於常山稟勃亂之氣不可畱也莊

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俄兼工部侍郎冊府元

竈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赦曰宗子維城本支
百代禮既行於配祖情敢忘於睦親應本朝皇親近屬
因緣僞梁亡遁遐遠並仰所在搜訪如非謬妄卽獻祖
與奏聞到京委宗正寺大勘不虛並與量材敘錄獻祖
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鏐瓊上言獻祖宣皇
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
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牒莫能考按有民詣寺
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鏐瓊不復詳考
遂補爲令民卽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
謂陵園孺地民訴於官不能決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
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
竟陵非唐事鏐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

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

五代史常山有唐啟運陵麟受富民李守恭賂署爲陵臺令守

恭暴橫爲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麟左授明宗卽位以麟司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爲河府副使

故人召還累遷戶部尚書麟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

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

麟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

何後衆人而久賓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

溥謀者見麟言事麟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

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謀者使

爲信久而無効由是貶麟兗州行軍司馬麟與廢帝有

舊愆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

用己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卽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猱然皮一因爲鱗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鱗顗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鱗慙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鱗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鱗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卽位拜鱗司徒居數月卒年八

十八贈太傅

五代史明宗卽位歷兵部戶部侍郎工部

相之意從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惇敘宗室才高者
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今上於藩邸時
家代重侯累相靖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何
讓衆人久寅僕於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僭
有頃鏐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僞吳
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誨
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爲信久而不反由是出
鏐爲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閬復爲戶部尚書尋轉兵
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卿事嘗權典選部銓綜失序物
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
祖至閬授守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又
李郁字文緯唐之宗屬也少歷宗寺官天成長與中累
遷爲宗正卿性平允所歷無愛增毀譽高祖登極授光
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
棗字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逗抑將
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贈太子太保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

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

五代史賈緯真

定獲鹿人也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遇亂歸河朔本府累署參軍邑宰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定州表授趙州軍事判官 遷石邑縣令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

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

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

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五代

史緯屬文之外勤於撰述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已下闕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識者賞之 五代會要天福六年四月起居郎賈緯奏曰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帝錄一卷餘皆闕畧臣今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朝補遺錄以備將來修述 冊府元龜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觀國史館唐高祖

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一卷餘皆關
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舊舊傳說編成六十五卷目爲唐
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
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于唐世咸因喪墜是有
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
道已行虎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啟一昨聿修綸誥精擇
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
而創法定儀于文或異恐謠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
將輯亡書以修墜典臣人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錄淺聞
別陳短序伏冀特迴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裨
於良直歸涔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取證
上覽之嘉歎賜器血幣帛直齋書錄解題唐年補錄
六十五卷後晉起居郎史館修撰獲鹿賈緯撰以武宗
後無實錄故爲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缺也雖論
次多缺誤而事迹麤存亦補於史氏

晉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

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
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

中復爲修撰

五代史晉天福中入爲監察御史太常博士

之任乃陳情於相座又與監修國史趙瑩詩曰滿朝唯我相秉柄無親讐三年司大董最切是編修史才不易得勤勤處處求愚從年始立東觀思優游昔時人未許今來虛白頭春臺與秋閣往往興歸愁信運北闕下不繫如虛舟綿蕪非所好一日疑三秋何當適所願便如昇瀛州未幾轉屯田員外郎改起居郎史館修撰又謂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以其言上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如何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來無實錄旣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面責崧沮己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與宰臣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緯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開運初服闋復起居郎修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僭類不平之因目之爲賈鐵嘴開運中累遷中書舍人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卿還朝授左諫議大夫緯以久次綸閣比望丞郎之拜及遷諫署觖望彌甚蘇逢吉監修國史以緯頻投文字甚知之尋充

史館修撰
判館事

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儼等同修晉高祖出

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

緯爲桑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

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

五代史
乾祐中

受詔與王仲寶儼修漢高祖實錄緯以筆削爲己任然
而褒貶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爲
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叙維翰傳身沒之後有白金
八千錠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
善謂緯曰竊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
以十日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改爲白金數千錠

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

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厯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

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厯詆當朝之士

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五代

史纂誤今按王峻爲相正周

明年卒于青州

五代史緯

太祖時今呼爲高祖者誤也勞每詣宰執懇祈遷轉遇內難不果太祖卽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先是竇貞固奏請修晉朝實錄旣竟亦望陞擢貞固猶在相位乃上疏抗論除拜不平旣而以所撰日厯示監修王峻皆媒蘖貞固及蘇禹珪之短厯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士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時符彥卿鎮青州以緯文士厚禮之緯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畱於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廣順二年春緯卒及訃至妻一慟而終果雙樞北歸聞者難之緯有集三十卷目曰草堂集並所撰

唐年補錄六十五卷皆傳於世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

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于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

五代

史段希堯河內人也祖約定州戶掾贈太常少卿父和晉州神山縣令累贈太子少保希堯少有器局累厯州縣唐天成中爲衛州錄事參軍會晉高祖作鎮於鄴聞其勤幹奏改洺州糾曹及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清泰中晉祖總戎於代北一日軍亂遽呼萬歲晉高祖惑之希堯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遽請戮其亂首乃止明年晉祖將舉義於太原召賓佐謀之希堯極言以拒之晉祖以其純樸弗之咎也晉祖龍飛霸府舊僚皆至達官唯希堯止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授省郎而已

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

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

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

子少保

五代史天福中稍遷右諫議大夫尋命使於吳越及乘舟汎海風濤暴起檣師僕從皆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不欺暗室昭昭天鑒豈

無祐乎汝等但以吾爲託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乃獲利涉使迴授萊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未赴任改懷

州六年秋移棣州刺史兼榷鹽鑿制置使少帝嗣位加

檢校司空開運中厯戶部兵部侍郎漢初遷吏部侍郎

判東西兩銓事國初拜工部尚書世宗嗣位轉禮部尚

書顯德三年夏卒於洛陽時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子

思恭右諫議大夫又張文寶昭宗朝諫議大夫顯之

子也文寶初依河中朱友謙爲從事莊宗卽位於魏州

以文寶知制誥厯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知

貢舉遷吏部侍郎文寶性雅淡稽古長興初奉使浙中

汎海船壞水工以小舟救文寶與副使吏部郎中張絢

信風至淮南界僞吳楊溥禮待甚至兼厚遺錢幣食物

文寶受其食物反其錢幣吳人善之送文寶等復至杭

州宣國命還青州卒子吉嗣位邑宰又孔崇弼初仕
後唐自吏部郎中授給事中時族兄昭序繇給事中改
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崇弼天福中遷左散
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
人五年詔令泛海使於杭越先是浙中賄每歲恒及
萬緡時議者曰孔常侍奇薄何消盈數有命卽無財有
財卽無壽命明年使還果海中船壞空手而歸又程遜
字浮休壽春人召入翰林充學士自兵部侍郎承旨授
太常卿天福三年秋命使吳越母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
執政以辭之將行母手捫其面號泣以送之仲秋之夕
陰暝如晦遜嘗爲詩曰幽室有時聞雁叫空庭無路見
蟾光同僚見之訝其詩語稍異及使迴遭風水而溺焉
時又李知損字化機大梁人也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
日以牒刺篇詠出入於內臣之門繇是浪得虛譽時人
目之爲李羅隱後果爲藩鎮從事入朝拜左補闕歷刑
兵二員外度支判官右司郎中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
賂謫於均州漢初歸朝除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
廣順中拜右諫議大夫時王峻爲樞密使知損以與峻
有舊遂詣峻求使於江浙峻爲上言太祖素間知損所
爲甚難之峻曰此人如或辱命譴之可也太祖重違其

請遂可之知損既受命大恣其荒誕之意遂假貲於人
廣備行李及卽路所經州郡無不強貨又移書於青州
符彥卿借錢百萬及在郵亭行止穢褻王峻聞而復奏
之乃責授棣州司馬世宗卽位切於求人素聞知損狂
僨好上封事謂有可采且欲聞外事卽命徵還遠與復
資數月之開日貢章疏多斥譴貴近自謀進取又上章
求爲過海使世宗因發怒仍以其醜行日彰故命除名
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
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子姑待我後歲餘卒
於海中其庸誕也如此五代史補李知損官至諫議
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
往往引里巷常談謂之偶對嘗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
爲贈其意猶望欲回知損覺之且遺書謝之曰在小子
一時閒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
使鄭州時宋彥筠爲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
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爲號足下爲羅隱對曰下官平素
好爲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爲號彥筠曰不然蓋
爲足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聲曰這如令公人
皆謂之宋忙兒未必
便能放牛滿座皆笑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鎮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脫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厯滄充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五代史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徵允幼學爲儒仕本州爲參軍張文禮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禮子處瑾請降於鄴不許與處瑾並繫於獄鎮冀平宥之畱于鄴署本府功曹趙在禮嬰城叛署節度推官從厯滄充二鎮書記入爲監察御史厯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宏文館直學士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典六軍諸衛事時朝廷選擇參佐以允剛介改給事中充六軍判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卽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

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赦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

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

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

五代史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駁

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爲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亦不以爲無恩爲罰有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以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赦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救我以救災如此卽是國家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爲惡之人而便變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誠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爲珍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

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二月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
赦論曰臣聞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久則不勝其禍
不赦者小害而大利久則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病
篤帝問所欲言對曰願陛下無爲放旨竊觀自古帝王
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
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有
罪者見赦則喜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疎乎見赦者何
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小民遇天災
則喜皆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
赦者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
而變災爲福是則天助惡民也故曰天降之災警誡人
主豈以濫捨有罪而能救其災乎是知赦不可行也明
矣上深
納之

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

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

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五代史五年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

部改御史中丞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官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

宏肇後京城士庶連薨恐悚允每朝退卽宿於相園寺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爲太常少卿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厯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卽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勅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

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

五代史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

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卽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乃決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

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

五代史裴皞字司東系出中眷裴氏世居河東爲望

族皞容止端秀性卞急剛直而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藝雖遭亂離手不釋卷唐光化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校書郎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
歷諫職

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

老拜兵部尚書致仕

五代史梁初當路推其文學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時擢爲

禮部侍郎後以語觸當事改太子賓客旋授兵部尚書以老致仕

晉高祖時起爲工部

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

保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允孫桑維翰皆皞禮部

所放進士也後允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

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

五代史天福初起爲工部尚書復告

老以右僕射致仕皞累知貢舉稱得士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其所取進士也後裔孫知貢舉引新進士謁皞皞喜爲詩曰詞場最喜是持衡天遣愚夫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當時榮之容齋五筆後唐裴尚書皞年老致仕清泰初門生馬裔孫知舉云云事在蘇者閒譚錄余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

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入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十年放進士十三人茲所書是己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郡閣雅談裴皞官禮部尚書放三勝四人拜相桑維翰竇貞固張礪馬裔孫也清泰二年裔孫知貢舉纔放榜知貢舉謝恩引諸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閭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

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

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五代史維翰嘗私見

皞皞不爲迎送人以爲允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談苑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

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牀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卽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

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少
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同矣
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雋
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
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
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玉
閒話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云興元有斗山觀自
平川內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號之薛
蘿松檜景象尤奇上有唐公昉飲李八百仙酒全家拔
宅之蹟宅基三畝許陷爲坑此蓋連地而上昇也仁裕
辛巳歲於斯爲節度判官嘗以片板題詩於觀曰霞衣
欲舉醉陶陶輕一醉離賦詠不覺全家住絳霄拔
宅只知雞犬在上天誰信路岐遙三清遼廓拋塵夢入
景雲煙事早朝爲有故林蒼柏健露華涼葉鎖金甌舊
說云斗山一洞西去二千里通於青城大面山又與嚴
真觀井相通仁裕癸未年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

碑在焉詰其道流云不知所來說者無不異之又興
元之南有大竹路通於巴州其路則深壑峭巖捫蘿摸
石一上三日而達於山頂行人止宿則以絙蔓繫腰縈
樹而寢不然則墮於深澗若沉黃泉也復登惜大嶺蓋
有稍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若儒之布武也其絕頂謂
之孤雲兩角彼中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淮陰侯廟
在焉昔漢祖不用韓信信逃歸西楚蕭相國追之及於
茲山故立廟貌王仁裕嘗佐褒梁帥王思同南伐巴人
往返登陟亦畱題於淮陰祠詩曰一握寒天古木深路
人猶說漢淮陰孤雲不掩興亡策兩角會懸去住心不
是冕旒輕布素豈勞丞相遠追尋當時若放還西楚尺
寸中華未可侵崎嶇險峻之狀未可殫言王氏見間
錄仁裕嘗從事於漢中家於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
兒焉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
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繫稍解逢人必嚙之頗亦爲
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
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鳥
巢不知其數時中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越於樹
梢之間遂入漢高廟破鳥巢擲其雛卵於地是州衙門
有鈴架羣鳥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

林閒卽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
就繫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僊洞中人方回詢問未
畢野賓已至廚內謀餐矣又復繫之忽一日解逸入主
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汚而後登屋擲
瓦拆塼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拆瓦
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
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守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
人善弄胡孫乃使人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
孫躍上趕之踰垣慕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體浴而伏
罪主帥亦不甚詬怒衆皆看而笑之於是頸上係紅綃
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
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
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
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繫在山家旬日後方解
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幡冢廟前漢江
之孺有羣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
羣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而在從
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
然及縱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壑回溪之
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幡冢祠

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絀夢松餐非復稻梁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思同畱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問其名不殺寘之軍中目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玉堂閒話後唐清泰之初王仁裕從事梁苑時范公延光帥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幕僚餞朝客於折柳亭樂則於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泊將慘執竟不諧和王獨訝之私謂戎判李大夫式管記唐員外獻曰今日必有譎張之事蓋樂音不

和今諸音舉羽而獨扣金有宮聲且羽為水宮為土水土相尅得無憂乎于時筵散朝客西歸范公引賓客繼鷹犬獵於王婆店北為奔馬所墜不救於荒陂晉高祖自辰巳至午後絕而復蘇樂音先知良可至矣

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鬪昇

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五代會要天福五年七月宴羣臣于永福殿奏黃鍾

之樂司封郎中王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展其將有爭者或問之奚知其然對曰夫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酉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歷主律命呂九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合天地之美四宗同陰陽之序

者于其通人神宣歲功主成軌儀之德統協長短之算
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性情原性情應形兆則殊
途而同歸者也三正者一爲矢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
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
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龍角元龜天豕井猴主乎
角平亢河鼓婁聚與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鳥喙主
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大都主乎變徵大火邱封天高鳥
獬主乎變宮龍尾元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
代轅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
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
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
陽之數一百一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
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陰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
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於耳而激于心由是而
知也夫何疑哉俄而有軍校鬪毆於升龍門外厲聲稱
反有司執
之以聞
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

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五代史王仁裕字德輦天

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觀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資性絕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宣和書畫譜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官至太子少師幼不羈唯以狗馬彈射爲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觀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及寤胃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洞曉音律作詩僅千篇目之曰西江集嘗觀列禦寇言神遇爲夢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非偶然也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加妙李嶠夢得雙筆而爲文益工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鬼神者也仁裕翰墨雖無間於時觀其送張禹偁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效歟

仁裕

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

五代史補王尚

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爲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羽毛輕擲金換却天邊桂鑿

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爲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佯聲曰大
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先
公談錄先公嘗言座主王公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
裕也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
至門必延於中堂公與夫人偶坐夫人歐陽氏受諸生
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
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坐至於餅餌羹
視嬰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
公自取小管色吹弄諸生有善絃竹者亦各盡獻其能
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集出
一詩版懸於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時併明經童子
一百一十四人故禮部侍郎賈黃中卽童子榜頭也春
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
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
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於綿州西昌令
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亡矣宋事實類苑王
公終于太子太保七十後精力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
小駟從二四老蒼頭攜照袋以皮爲之四方有蓋其中
可容一斗以來中貯筆硯韻畧刀子礪石箋紙數十幅
并小樂器之屬備酒炙三五人之具門生侍行出郊野

遇園亭有竹樹之處燕賞終日賦詩品小管盡醉而歸
撫遺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於繁臺
賦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與門生飲吹臺好景卽隨
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來漫誇列鼎鳴鐘貴寧免朝烏
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 石林燕
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倡催酒然後樂作此
唐人送酒之戲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
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仁
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廣卓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
年拜相仁裕時爲太子少保有詩賀曰一戰文塲拔趙
旗便攜金鼎贊無爲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聞喜可
知跋策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幸遙相
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褰旗待詔金
門亦偶爲白社遽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
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臺司多少暇親師不
及舞雩時 石林詩話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
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
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

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薄云云
薄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

裴羽字用化其父贊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

爲河南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五代史裴

羽字用化唐僖宗朝宰相贊之子也羽少以父任爲河南壽安尉入梁遷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唐明

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闐爲海風

所颺至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

鏐朝貢羽等被畱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

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

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

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

義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五代史

時爲吏部郎中使于閩遇颶風飄至錢塘時安重誨用

事削奪吳越封爵羽被畱於錢塘後吳越復通中國羽

始得還晉初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廣順初爲左散騎

常侍卒贈工部尚書羽之使閩也正使陸崇卒于道羽

載其喪還歸其橐裝時人義之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

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卽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名

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五代史

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爲儒善詞賦會鄉曲離亂不獲

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爲賦

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

堂矣由是人士稱之尋薦爲卽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

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左補闕權

齡年以水部員外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

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於朝貢舉選士當

求實効無以虛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

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

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遠及茲

子耶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

五代史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

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

睦及延將入貢院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

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

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

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

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卽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

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益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

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

獨醒雜志盧文

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涸者也使延爲主司吾知其與選順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者反矣

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

焉

五代史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

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爲雷臺所糾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

卒時年七十三子億仕皇朝爲殿中丞又薛延珪其先河東人也父逢咸通中爲秘書監以才名著於時延

珪中和年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乾寧中爲中書舍人駕在華州改散騎常侍尋請致仕客遊蜀州昭宗

遷洛陽徵爲禮部侍郎時柳璨屠害朝士衣冠畢羅其毒延珪以居常退讓獲全入梁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

河南以延珪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月卒贈右僕射所著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于世

初延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曰克家志又

李保殷河南洛陽人也昭宗朝自處士除太子正字改錢塘縣尉浙東帥董昌辟爲推官調補河府兵曹參軍歷長水令毛詩博士累官至太常少卿端王傳入爲大理卿撰刑律總要十二卷與兵部侍郎鄧殷象論刑法事左降房州司馬同光初授殿中監以其素有明法律之譽拜大理卿未滿秩屬爲人所制保殷曰人之多辟無自立辟乃謝病以歸卒於洛陽又歸謫字文彥吳郡人也曾祖登祖融父仁澤位皆至列曹尚書觀察使謫登進士第及升朝遍歷三署同光初爲尚書右丞遷刑戶二部侍郎以太子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六又孔邈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溫厚登進士第歷校書郎萬年尉充集賢校理爲諫議大夫以年老致仕又胡裝禮部尚書曾之孫汴將楊師厚之鎮魏州裝與副使李嗣業有舊因往依之薦授貴鄉令及張彥之亂嗣業遇害裝罷秩客于魏州莊宗初至裝謁見求假官司空題以其居官貪濁不得調者久之十三年莊宗還太原裝候于離亭謁者不內乃排闥而入曰臣本朝公卿子孫從兵至此殿下比興唐祚勤求英俊以壯霸圖臣雖不才比于進九九納豎刁頭須亦所庶幾而羈旅累年執事者不垂顧錄臣不能赴海觸樹走胡

適越今日歸死於殿下也莊宗愕然曰孤未之知何至如是賜酒食慰遣之謂郭崇韜曰便與擬議是歲署館驛巡官未幾授監察御史裏行遷節度巡官賜緋魚袋尋歷推官檢校員外郎裝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僻於題壁所至宮亭寺觀必書爵里人或議之不以爲愧時四鎮幕賓皆金紫裝獨恥銀艾十七年莊宗自魏州之德勝與賓僚城樓餞別旣而羣僚離席裝獨畱獻詩三篇意在章服莊宗舉大鍾屬裝曰員外能爾此乎裝飲酒素少畧無難色爲之一舉而酹莊宗卽解紫袍賜之同光初以裝爲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爲襄州副使四年洛陽變援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裝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土寃之又崔貽孫祖元亮左散騎常侍父芻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於江南迴以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于府帥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里沙塞塗中今爲逐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畱府下明年量移澤

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瑄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昏耄罔知後遷禮部尚書致仕而卒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又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父景秘書少監梁福王友璋好接賓客文矩少遊其門初試太子校書轉秘書郎友璋領鄆州奏爲項城令及移鎮徐方辟爲從事友璋卒改充州觀察判官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亡爲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間路歸鄆尋謁莊宗莊宗喜之授天平軍節度掌書記在明宗幕下明宗歷汴恒二鎮皆隨府遷職天成初授右諫議大夫知宣武軍軍州事歷御史中丞吏部侍郎禮部尚書西都副留守判京兆府事繼改兵部尚書文矩以嘗事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入觀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有勤勞未升相輔外論慊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丁外憂而止清泰初拜太常卿高祖卽位授吏部尚書改太子少師文矩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畱侯之事而尤盡其善復因風痺上章請退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洛陽久之天福八年

以疾卒時年五十九贈太子太傅又吳承範字表徵
魏州人也父瓊右金吾衛將軍累贈太子少保承範少
好學善屬文唐閔帝之鎮鄴都也聞其才名署爲賓職
承範懇求隨計閔帝許之長興三年擢進士第及閔帝
卽位授左拾遺清泰二年以本官充史館修撰與同職
張昭等共修明宗實錄轉右補闕依前充職高祖革命
充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
舍人賜金紫少帝嗣位遷禮部侍郎知貢舉尋遭疾而
卒年四十二贈工部尚書承範溫厚寡言善希人旨桑
維翰李崧尤重之嘗薦於高祖云可大用承範知之持
重自養過盛夏而猶服襦袴加之以純綿蓋慮有寒濕
之患也然竟不獲其志其命也夫又鄭韜光字龍府
洛京河清人也曾祖細爲唐宰相祖祇德國子祭酒贈
太傅父穎河南尹贈太師其先世居滎陽自隋唐三百
餘年公卿輔相蟬聯一門韜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
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出身銀章朱紱及長美容
止神爽氣澈不妄喜怒秉執名節爲甲族所稱自京兆
府參軍歷秘書郎集賢校理太常博士虞部比部員外
郎司門戶部郎中河南京兆少尹太常少卿諫議大夫
給事中梁貞明中懇求休退上表漏名責授寧州司馬

莊宗平梁遷工禮刑部侍郎天成長興中歷尚書左右
丞國初以戶部尚書致仕自襁褓迄於懸車凡事十一
君越七十載所仕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
士無賢不肖皆恭己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
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
性尚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天福五年秋寢
疾而卒年八十贈右僕射又盧詹字楚良京兆長安
人也唐天祐中爲河中從事莊宗卽位擢爲員外郎知
制誥遷中書舍人天成中拜禮部侍郎知貢舉歷御史
中丞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性剛直議論不
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洛下
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常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
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
飲爲樂人無間然洛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常委順性命
不營財利開運初卒於洛陽詹家無長物喪具不給少
帝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葬事贈太子
少保又沈邁字期遠睢陽人也父振貝州永濟令累
贈左諫議大夫邁幼孤以苦學爲志弱冠登進士第釋
褐除校書郎由御史臺主簿拜監察御史凡五遷至金
部郎中充三司判官廣順中以本官知制誥世宗嗣位

擢爲翰林院學士歲滿拜中書舍人充職顯德三年夏以扈從南征因而遇疾歸及京而卒遽爲人謙和勤於接下每文士投贄必擇其賢者而譽之故當時後進之士多歸焉又許遷鄆州人也初爲本州牙將性剛褊漢乾祐初爲左屯衛將軍與少府監馬從斌同監造漢祖山陵法物節財省用減數萬計改左監門大將軍又加檢校司空漢末權知隰州太祖踐阼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由於隰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士門兼倍賊衆傷夷尋自退去太祖降詔諭正授隰州刺史遷切於除盜嫉惡過當或釘磔賊人令部下鬻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詣闕致訟詔下開封府獄時陳觀爲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狀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旣奉朝請因大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執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家行爲官多任情苟知其微屑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旣而嬰疾請告歸汶上而卒又張沆字太元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工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每賓僚大事手白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爲南湖廳記因謂沆曰

聞生名久矣請爲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諸客記成獨
取沆所爲勒之于石由是署爲河南府巡官秦王敗勒
歸鄉里晉初桑維翰秉政沆以文干進用爲著作佐郎
集賢校理遷右拾遺維翰出鎮爲記室從維翰入朝授
爲殿中侍御史歲餘自侍御史改祠部員外郎知制誥
召入翰林爲學士維翰罷相馮玉用事不欲沆居禁密
改右諫議大夫罷其職漢祖至汴轉右常侍復爲學士
未幾遷工部尚書充職明年以營奉葬事求解職改禮
部尚書及歸朝復爲學士太祖以沆耳疾罷職改刑部
尚書廣順二年秋命爲故齊王高行周冊贈使復命而
卒贈太子少保沆性儒雅好釋氏雖久居祿位家無餘
財死之日圖書之外唯使郛之貲耳嗣子尚幼親友慮
其耗散上言于太祖乃令三司差人主葬餘貲市邸舍
以贖其孤焉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
一聯以炫奇筆故不爲馮玉所重雖有噴疾猶出入金
門凡五六年漢隱帝末年楊史遇害翼日沆方知之聽
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聞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京
師恟懼之次間者笑之有士人申光遜者與沆友善沆
未病時夢沆手出小佛塔示光遜視其上有詩十四字
云今生不見故人面明月高高上翠樓光遜既寤心惡

之俄聞沆卒 又張可復字伯恭德州平原人也父達
累贈戶部侍郎可復畧通儒術少習吏事梁末薄遊於
魏鄴王羅紹威表爲安陽簿唐天成初依晉公霍彥威
於青州爲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遊事目爲姦兒兒長
與中入朝拜監察御史六遷至兵部郎中賜金紫晉天
福中自西京畱守判官入爲秘書少監改左司郎中開
運中遷左諫議大夫漢乾祐初湘陰公鎮徐方朝行中
選可以從戎者因授武寧軍節度副使檢校禮部尚書
及世宗鎮澶淵改鎮寧軍節度行軍司馬三年徵拜給
事中世宗嗣位以澶淵幕府之舊拜右散騎常侍顯德
元年秋以疾卒年七十三制贈戶部尚書可復無他才
唯以謹愿保長年加之迂懦多爲同列輕俊者所侮而
累階至金紫居三品之秩亦其命耶 又于德辰字進
明元城人也幼敏悟篤志好學及射策文場數上不調
後唐明宗鎮邢州德辰往謁焉明宗見而器之因得假
官於屬邑後繼厯州縣厯仕晉漢周官至贈工部尚書
又申文炳字國華洛陽人也父鄂唐左千牛衛將軍
文炳長興中進士擢第釋褐中正軍節度推官厯孟懷
支使鄆城陝縣二邑宰自澶州觀察判官入爲右補闕
晉開運初授虞部員外知制誥轉金部郎中充職廣順

中召爲學士遷中書舍人知貢舉顯德五年秋以疾解職授左散騎常侍六年秋卒於家時年五十文炳爲文典雅有訓誥之風執性紆緩待緒紳以禮中年而卒皆惜之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厯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

五代史馬重績字洞微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厯居於

太原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

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

五代史仕晉拜太子

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

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

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

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天福三年

重績上言厯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

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

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厯

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厯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

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濶愈甚臣輒合二厯
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
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續厯考之皆合無舛乃
下詔班行之號調元厯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續又
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
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
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
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續卒年六十
四

五代史天福三年重續上言厯象王者所以正一氣
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記考審多差宣明氣朔

正而星度不驗崇元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厯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厯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潤愈甚臣輒合二厯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琦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琦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厯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厯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一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溫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溫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事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

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事蜀爲司天監

五代史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

省躬以明術數爲通州司馬遇亂避地於蜀祖師古黔中經畧判官父溫珪仕蜀爲司天監溫珪長於袁許之術兼之推步王建時深蒙寵愛延義問得失事微差跌卽被詰讓臨終謂其子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他途致身亦良圖也延義少以家法仕蜀由庶爲蜀禮部翰林待詔蜀亡入洛時年三十

蜀亡仕唐爲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

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答歸漢猶豫

未決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

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

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

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

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

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天成中得蜀舊職延父世爲星官兼通三式尤長

於袁許之鑒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廷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父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過別論琦訊之不已延父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在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實有恤緯之僭其年兼衛尉少卿晉天福中代馬重績爲司天監契丹入京師隨至鎮州時契丹將滿達勒爲帥會漢高祖定兩京控鶴都將李筠與諸校密謀劫庫兵逐契丹猶豫未決謀于延父因假以術數贊成之契丹旣去還京師官秩如舊廣順初加檢校司徒本官如故太祖數召對焉延父善交遊達機變兼有技術見者歡心二年授太府卿判司天監事其年夏初火犯靈臺延父自言星官所忌又言身命宮災併未幾其子卒尋又妻卒俄而延父嬰疾故人省之舉手曰多謝諸親死災不可追也尋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卿又仇殷不知何郡人也開平中仕至欽天監明於象緯厯數藝術精密近無其比光化中太祖在滑密遣王友倫以兵

三萬禦幽州之師十餘萬深慮其不敵召殷問曰陣可行乎曰其十四日過禺中乎又問之曰賊敗塗地又曰既望當見捷書果如其言不失晷刻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號令軍中人負藁二圍置千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矣不見攻壁象乃自退乎翼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叛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不克攻開平中殷一日朝罷過崇政院使敬翔直閣翔問之曰月犯房次星其逼若綴是何祥也曰常度耳殷欲不言既過數步自度不可默乃反言曰三兩日當有不順語至無或驟恐宜先白上知既二日陝府奏同州劉知俊閉關作叛初王景仁之出師也殷上言太陰虧不利深入太祖遽遣使止之已敗於柏鄉矣殷所見觸類如是不可備錄然而畏慎特甚居常寢然未嘗敢顯言縱言事跡唯其語音不可盡曉以故屢貽責罰後卒於官又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洩甚濁僧曉微侍藥有徵賜紫衣師號錫資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効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失調護脉代芤而心益虛臣以爲先治心心和平

而溲變清矣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解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又陳元京兆人也家世爲醫初事河中王重榮乾符中後唐武皇自太原率師攻王行瑜路出於蒲中時元侍湯藥武皇甚重之及還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剛暴樂殺人無敢言者元深測其情每有暴怒則從容啟諫免禍者不一以是晉人深德之勲貴賂遺盈門性好酒樂施隨得而無私積明宗朝爲太原少尹入爲太府卿長興中集平生所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門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天福中以耄暮上表求退以光祿卿致仕卒於晉陽年八十餘又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晉高祖在太原重圍時高祖最爲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禮遇晉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聲聞於行路高祖卽位累官

至殿中監侍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視
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葬
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地
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延
皓於麟州路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
救之僅免旣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五代史記卷五十七